

角力文章
草
並番附



~ 16
1159



角力文章

並番附

完

Blank page with a blue-lined writing area.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flap at the top and bottom.

和合門
1139
卷



經學文章占舊門。白頭爛醉隱寒村。曲江院裏春風滿。博得當年新狀元。

右奉賀鵬齋老先生 因是

投老田園掩竹門。誰知名士在寒村。惜君毫氣未除去。狂被人呼新狀元。

和因是先生之韻 晴軒大田敦

近有無賴子。品題都下名士。以鵬齋寫山為狀頭。以詩佛五山為探花。因是有

詩賀鵬齋予

亦和之

錦城

品藻名流出孰門。春星池上綠陰村。探花
二子多才學。何況先生是狀元。

二

當年儒雅在君門。晚節屏蹤水竹村。白頭
灰得何學幸。一榜雙題畫狀元。

即事

鵬齋

春風一夜動蓬門。偽登科錄噪僻村。自是
當年步眊聒。愧人誤唱占三元。

又

山澤齋儒不出門。春來耽酒醉寒村。文章
經學總拋擲。自許飲中新狀元。
星池月落晉齋昏。竹谷風腥深鎖門。詩佛
堂前眠不就。無絃琴上綠陰翻。

又

新山虎吼五山震。木折石顛壓幾人。四子
欲逃二不得。錦城二裡泣天民。

星池綠陰竹谷晉齋祿下谷四天王

因是
淳和年鑄梨枣。板星池樓上秘藏深。一聲
霹靂摧殘盡。強寸銀錠縫不禁。
梨枣成精狡且頑。星池水上綠陰間。多勞
詩佛揮神斧。劈破魔身化五山。

近有為名流品題者。以愛憎為優劣。大
犯公議。讀此詩者。能知其故人窟窠矣。

無名氏

藝苑妖魔君。識否星池移影綠。陰間慈裝

說法化詩佛。忽捲黑雲歸五山。

和番外學士戲作

行事画人

處二群芳春欲盡。星池生毒綠陰間。近聞
詩佛開魔界。妖行竊行傳五山。

代星池

無名氏 或云五山

噬臍今多於噬筆。子孫深戒賣虛名。抑播
二畔星池漲流出。錦城再不回。

近來世上不依何。角力取組番附多。因之
俗儒不思付。各居閨脇見下他。其徒吾山

又天民晉齋刻板番附新大開鵬齋關脇
彼好貞欲欺田舍人笠井健藏忽知之忽
呼二人糾實非此山忽露被占付御免二
二泣無涯吾山崩一山無天民如土民
之愚見一二三天作五二人笑五天作土
江戸始之儒者騷評判自富士山高

右山儒歌

名不知或云南畝

與大窪天民論名士品題書

元貞再拜天民足下不面踰月矣春氣日
舒風日晴和想江山書屋之前松竹幽蒨
花柳鮮麗池館之勝今為其時矣貞奔走
塵事不得一往而見之為憾頃有一事可
告者傳聞都下名士品題出於足下諸人
之手焉其中失當可議者極夥矣交游之
誼不可默止請畧陳固陋足下裁焉井四
明一代耆宿經學文章頗成一家且其温
厚篤實足稱君子長者實當今儒宗也足

下輩有何恨使之次南畝之下焉是其失當者一也。河西野雖乏學識亦一代才子且其詩名夙振藝林其諸子善書畫天下莫不知之也。風流之家當以此子為巨擘矣。足下輩有何恨使之次南畝之下焉是其失當者二也。南畝不善詩不善文所長世所謂狂詩歌者耳是非劉訥言能諧則鄭縈歌語實不足齒于藝林。足下輩有何恩義不效高宗排劉訥而學昭宗捐鄭五使之立于四明西野之上焉是其失當者

三也。木芙蓉以畫鳴于天下者三十年矣其巧拙則非真之所敢知也。雖然其人頗讀書解文辭亦鐵中璋、傭中佼之者也。足下輩有何恨使之與蕙齋及藏六、晉齋伍焉。是其失當者四也。葛西因是才學文章一時英雋其文不辨雅俗是其所短。雖然其才氣則遠超出于時輩。今代文人當以此子及佐藤一齋為冠冕焉。足下輩有何恨使之立于不學無術如亭之下焉。所謂佛頭著糞是其失當者五也。鵬齋夙以經

謂

學文章雄視一時，近則接蓬衡門，放浪于
詩酒之間，混淆于書畫之士，茂棄禮法，與
優倡為伍，少壯雄邁之氣，一變為放誕之
流，與其畫家相為配儷，其所自取，無如之
何。足下輩以此置狀頭，似矣。雖然，使與文
晁相配焉，是為褒之乎？又為貶之乎？使鵬
齋猶有人心乎？則必不甘受此品。藻矣。如
果受而悅之乎？可謂毫悖忝心矣。昔祝欽
明奏八風舞於滄后之前，盧藏用嘆曰：五
經掃地矣。今日品題鵬齋經學文章掃地。

是其失當者六也。是其最昭明赫著者，其
他則更僕曷罄。或言此品題不出於足下
矣。雖然，世間喧傳其作之者，星池綠陰而
足下與五山指蹤之，猶蔡京使強浚明葉
夢得作元祐黨籍碑，魏忠賢使馮銓崔呈
秀作東林點將簿也。果然，則後世有李綱
陳東，則足下與五山不免六賊之名。揚連
二十四大罪，疏當為足下發，而欽定逆案
則足下與五三當在容魏之列焉。星池人
品最劣矣。且其無學，不辨皂白，古所謂擗

植

索途者為足下鷹犬之用。唐突名士，固其所也。綠陰以名父之子，其不學則同韓昶。金銀其不良，則同王粲。儉惡世傳，北山一生所為，近似匪人者，皆綠陰所教。今又作此品題，不辨菽麥，都下藉藉，莫不惡之者。皆言是其黨狡謀，不足欺都下之人。都人自有有識具眼者，能明辨其誣矣。是故傳之於遠鄉遐陬，欲驅無識者入吾黨中耳。足下輩心術之姦，顯然呈露，無復餘隱。足下成長于北山之門，不為無恩義也。雖不

能諫止其子之妾，豈忍指蹤之，以為搏噬之用，使其負天下之謗乎？足下縱言不預其謀，則偽也。稿成之日，見而悅之，且出金以資其剗費者，誰乎？足下遂不得辭其罪也。近聞都下書畫篆刺之士，不辨其伎巧，拙阿諛足下輩，而入其黨者，乃於所謂書畫會者，聚首造膝，親如兄弟。時則褒賞其伎，以欲其名之傳播矣。如不入其黨，則背面反眼，視如仇讐。甚則綠陰君鳳輩，齟齬排擯，無所不至，使其不能在其坐焉。其意

卷
一在膏制書畫文墨之士入吾彀中張其
羽翼皇其門戶以為賣名射利之媒焉其
為謀亦黠矣其用心亦毒矣是豈君子之
所為乎凶焰熏灼乞兒附火星池則負門
下之士也近則附足下之黨能為其名是
足下諸人之賜也雖然足下輩揄揚之過
使其人頌成名極肖暴富之鬼忽生侈心
是故以大家自居侮蔑名士作此妄品以
媚鵬齋文晁及足下諸人又以報鵬齋文
晁及足下諸人之恩也此之於天啓之逆

案非贊導擁戴則頌美阿附之流是豈君
子之所受乎雖然足下諸人同飲牛血作
此妄品蓋有其本焉北山一生議論不公
在其門廷則雖竅啓寡聞之士揄揚之使
在九霄之上焉如不立其門墻則雖驚才
絕識之士抑退之使九淵之下焉見逸執
翽天者鍛其翎翮見學飛控地者則假其
羽毛要出其性之忌克實此翁之大過也
足下諸人習聞其言是故平生毀譽皆出
愛憎無一公正遂馴致此妄意品評矣師

傳不正勢之所必至。豈不可惡尤乎。世間自有明智。天下自有公論。豈可肆一人臆妄亂天下是非乎。雖然北山讀書知道理。議論雖失當。曾中自有阜白。是故能知今之名士為某某矣。不復如足下諸人之妄也。使北山在今日子。名流品題。決不如此。則足下諸人。不特為他家罪人也。又北山之罪人也。昔汴京儻藉碑。安石不為之。而蔡京蔡卞為之。今日名士品題北山。不為之。而足下諸人為之。古今之事。相似有如

此者。要之。不別阜白。不辨菽麥。使名士枉蒙誣罔焉。是豈文苑之美談乎。又豈盛代之美事乎。貞與足下故矣。且足下在彼黨中。頗有良心。或稱為有長者之風。知非拒言之人矣。是故不覺醜縷至此。雖然貞之所規正。豈特今日之品題乎。冀足下誨喻綠陰星池輩。使不得肆其妄謬矣。如否則自是以後。顛倒賢愚。錯互優劣。急於賣名。勇於射利。廉恥掃地。莫所不至。藝園公道。綦塞蕪穢。世人或視為姦商猾賈之流矣。

風流之士。而至于此。實文運一厄也。貞與
星池絕矣。撲滅燎原。火焰任在足下。足下
豈不不努力。足下如猶不服。貞言則幸見
教。貞掃几案而俟其報焉。元貞再拜。

三月十日

大田元貞再拜

大窪天民足下

逸再拜。呈書于太田公幹足下。逸与足下
無一面之識。足下亦未知世有逸者矣。逸
者潮來諸生。雖不能天資超絕。亦不敢後鄉
人。自十五知讀書。來事北山先生。居數歲。
不幸先生即世。然猶未治任。歸鄉里。孜孜
自勉。五年於茲矣。聞足下才學文章。亦頗
顯於世。今特致書于足下者。有一事可以
告也。屬者都下名流。品題刊本流布。逸觀
之。玉石混散。班列失倫。非出於公議者也。
衆言此太田公幹所作。或云公幹門下之

士星池作之。雖流言無根，其所刻之書，則星池之手筆也。如非足下所作，則星池所作也。星池固無學之士，而欲妄追請劬之跡，此何異群盲評古器，假令作之，亦必足下之所指蹤也。所以云爾者，其品題中，班列足下於他人之次，而又墨塗之意，此足下自作之時，其意蓋謂如居于上，則恐衆知之，居于下則耻為人後，故自居于三次，而墨其姓名，使此如人之造為，以掩其姦害。此衆議之所由來，而足下之所作顯然。

者也。雖欲竊吹濫巾，以逃罪，豈可得乎。而聞足下致書于大宦天民，誣天民以皮裏陽秋，胡乱惑衆，何其黠也。實不異老獄吏貪財受賄，弄筆矯判，使其人死于無辜也。足下以此為自得計乎，甚哉足下之蓋人足下先在于北山先生之門，成人親受其教喻，而足下好為妄作經論，以欺世，嗟呼，頑不可化乎。足下既背其師，而又誹毀之，忘恩畔義，一至于此，多見其不知量也。且足下嬾世，往來于貴權，不能喻以其道，而

妄作此品藻，欲以為釣名圖利之資。此豈讀書人之所作哉！足下又以經孝教諸生，而門下有如星池者，不啻無學不才，又奸猾之人也。此非資性固然，則師傅不正也。而足下前与之蟻黨，作此妄品及奸惡呈露，又^有視之，遂恣噬于他人，要之。如足下者，實大道之罪人也。不獨大道之罪，又都下諸賢之罪人也。不獨都下諸賢之罪人，抑又門下星池之罪人也。夫師而得罪于門下，何其無行之甚乎！如斯則不啻背其

師，又背其弟子。既背其師弟，又將背其所自學矣。逸所為足下不取也。足下有說，幸示下。千萬是望。不備。四月二十日。逸白。

辨妄并序

文化乙亥冬月。五山天民綠陰星池晉齋
竹谷六子同謀而作名士品題擬角力場
中班姓名帖子。剗而賣之。其所班列皆出
愛憎之私。無論玉石溷散薰蕕同器。甚則
尚罷鴛於騏驥。薦匹雛於鸞鳳。無一之迹
公議焉。至翼年丙子春月。都人始知之。莫
不愕然。群論聚謗。喧傳一時。鵬齋因是有
詩記之。南畝有所謂狂詩者。予亦戲作與
天民書。辨其失當。衆悅傳之。於是世人皆

知天民五山之姦莫不惡之者也。天民五山之始作之也。欲假之以為賣名射利之媒矣。不圖其負天下之謗。以污其名。損其利也。至此自恨其謀之拙。而噬其臍矣。雖然姦猾之情不能自已。謀以偽免其罪。鳥窮而啄。人窮而偽。是足以洞見小人之情狀矣。於是是歲四月。綠陰之徒。一妄男子。投書於予。誣予以作此妄品。益其實。則天民五山。綠陰。君鳳輩。同謀而作此書。三子不文。此故假手於五山而作之。

註始有傳者其言如此今詳其文顛倒錯

置佳不成語五山雖不糊文未必如此拙劣蓋傳者之謬也

又皆不欲執其咎。此故假名於一無名男子。而投予耳。夫彼諸子。以一家愛憎。品藻天下名流。固有罪焉。雖然。人各有心。所各異。藻鑿之明。古人所難。或差錯品題者。雖古之君子。所不免也。豈足深咎之乎。如夫欲逃其謗。而嫁禍於予。其姦猾陰險。非老棍訟師之所為。則鼠竊狗盜之所為也。彼諸子。雖不學一經。不知道義。然猶讀書之人也。而其所為。則騙棍盜賊之事。豈可不深罪之乎。予於是而知此。

山之學誤其徒之深矣。夫妄作此品題者，彼之徒也。主而指斥此品題者，予其雄也。是天下之所知。今忽變易主客，錯互黑白，欲使予負妄作之罪，其為計亦巧矣。烏賊吐墨以晦其形，天民五山亦為曖昧，不了之言，欲以掩其罪矣。是亦烏賊之類耳。施諸他人，則為得其謀矣。今誣予以此姦，豈得為其用乎？天下自有碩學雄才，明智能文之人，能詰其姦，慝指其蹤跡，烏賊貪墨之智，又焉得逞其伎倆乎？要之，自作之而

誣之人，是禽獸夷狄之所不忍為，而彼之徒忍為之，是豈足辨之乎？且今日妄品出彼之徒者，攀世知之。今忽以予為作者，天下其孰信之？又豈足辨之乎？犯而不按，曾子之教也。於禽獸又何難為？孟子之戒也。彼之徒以橫逆加予，此亦妄人也。已與禽獸何擇？又豈足辨之乎？古之君子有受誣不辯者，其厚德可仰。而師今日彼徒之誣，又豈足辨之乎？雖然，如朱文公受胡紘沈繼祖不忠不孝之誣，而不敢辯者，以韓侂

曾當國時暗道否也今也

明君在上賢良滿廷治教休明百廢修舉雖貞觀開元之盛慶曆元祐之治不敢讓也當此時君子蒙誣而不敢辯是待君相以寧宗侂胄也豈可乎夫君子被誣而不敢白是豈盛代之美事乎且予不辯之則彼之徒以予為辭塞欺無知者以肆其姦妄其為世道人心之害豈淺乎哉君子箱口而小人鼓舌又豈盛代之美事乎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是不可以不辯乃作辨妄

妄品板本傳播之日葛西因是見而怒之召五山而詰之五山携其徒而行初則多方分疏拒而不服及其震怒詈之終吐露其狀實而承引其罪面色如土服慄不已既而顧其徒赧然流汗慙將入穴鵬齋有詩曰新山因是舊姓虎吼五山震蓋記其實也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綠陰星池竹谷晉齋確有明證者一矣因是之詰五山使山本北山之黨編川自次在其坐以為證左因是曾語予兒數曰初召五山而責之欲使其號泣謝罪矣唯至面無人色戰栗憂而巳未至號泣是為遺憾耳雪齋老公怒板本流布召五山天民使其臣某詰之五山天民以其

事發露不可掩。慝初不爭辨。直服其罪。以其板呈老公。老公使因是劈之。因是手自揮斧。割為五段。因是乃有詩曰。劈破魔身化五山。蓋亦記其實也。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確有明者。證二矣。天民五山及四子。同飲牛血。而作此妄品。其意欲傳諸一時。以為賣名射利之因矣。自高其品。題欲以入吾堂中。予与天民書論之。悉矣。南畝之詩云。好貌欲欺田舍人。一向得彼輩真。可謂妙矣。不因其品題之妄。世無服之者。及一時喧傳。謗滿都下。五山天民則欲嫁其禍於四子。四子亦各推讓。

其罪莫敢執其咎者。始則明比作之。後則水炭相毀。六人者口血未乾。餘腥在齒。而其相齟齬如此。小人狀態古今相同。歐陽所謂小人無黨者。於今日見之矣。鵬齋有詩曰。四子欲逃。不得錦城。裡泣天民。蓋亦記其實也。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確有明證者三矣。五山天民及四子。奉鵬齋為第一名。此諸登科簿錄。則狀元及第也。其意以媚鵬齋耳。鵬齋不悅。使鵬齋立。因是一齋。及予上。則欣然受之。今

立于無學不文之詩人。五山天民之上。以為狀元。是豈其人之所甘而受之乎。此故有詩。使世人知此妄品出于六人。曰星池月落。晉齋昏竹谷。風腥深銷門。詩佛堂前。眠不就。無絃琴上綠陰翻。因是亦有詩曰。淳化年。鑄梨棗板。星池撲上秘藏深。又曰。梨棗成精狡。且顧星池水上綠陰間。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確有明證者。四矣。五山天民與南畝交相親。此故妄品奉南畝立于四明西野之上。亦嬾之也。雖

然南畝不悅其忘其是故其徒有所謂狂詩者。云云。其實南畝作之也其意蓋謂其作之者。五山天

民其刻之者。晉齋及因是。召五山責之。姦謀發露。號泣陳謝。世傳因是責五山五山號泣故南畝之詩如此其非號泣唯戰栗耳蓋傳者之過也其

末句有言曰。五山崩一山無天民如土。民之愚。明白指斥不遺餘力。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確有明證者。五矣。前日予召星池。晉齋根詰之。二人者皆言。此呂藻與五山天民。綠陰竹谷之徒。同謀作之。如以為罪。則其罪惟均。如使吾二人者

專受其罪。則不敢當也。是妄品之作。已有首實供吐之人焉。豈可重為掩隱乎。是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確有明證者。六焉。五山天民之徒。作此妄品。以負謗於一時。昭明赫著。不可回護。天下莫不知之者也。而妄人之言。以此為予之所作。是故予之姓名。列第三次。而墨塗之。噫。是何言乎。第一等第三次。登科榜眼者。墨塗無名。不可知其為何人。今言。是予之姓名。而墨塗之。其知之者。乃其作之者也。欲誣君子。而

不知自訂其惡。是不假他人一言。而自呈露其罪。其黠而且愚。可笑之甚。妄品之出于五山天民及四子。六證之外。又得一證。豈不欣然乎。妄人之言曰。居于上。則恐衆知之。居于下。則耻為人後。故自居于三次。噫。是亦何言乎。予則以聖道自任。時無孔子。則不甘在弟子之列也。是故雖荀揚程朱之諸名賢。猶有所指擿而排斥焉。何況今代之俗儒乎。至如詩人。雖李杜元白之諸名人。猶鄙視而愚弄之。何況今代之詩

人乎。如五山天民不學無術。在所謂能諧
師之徒耳。是故予則小兒視之。使予為品
題乎。予當高占鰲頭焉。如五山天民則當
列第五等之下焉。何況綠陰星池之流乎。
古人有言。使我卧百尺樓上。使君寢地下
為。豈啻上下床之差乎哉。予之於詩賦書
畫之士。亦復如此。今以畫師文晁為狀頭。
以五山天民為探花。予當立何處乎。是皆
其徒所自為尊大。與夜郎王之孰與漢之
大廣。同不免識者揶揄也。如載畫師諸人

在其頭。則予當頭痛而死焉。予雖老悖。決
不為此拳也。何況今日精神明亮乎。大文
夫之在世也。反々落落。當與白日爭光焉。
是故予則一生行事。公剛正大。不為一之
詭秘陰險之事。今妄人言予自居于三次。
而墨其姓名。名是奸猾之魁。綠陰五山等之
所好為。豈士君子之所為乎。古人常戒以
小人之腹。而窺君子之心。今彼之徒。以盜
賊之腹。而疑君子之心。宜矣哉。其言之如
此也。如果使予作此品題乎。予自居狀頭。

何憚之有。今抑屈而在五山天民之下。何榮之有。是豈予之所為乎。誣人當以疑似其事之明白如此。而猶欲誣罔之。其愚妄之病。是豈神藥之所可得而醫乎。妄人之言。又曰。妄作此品藻。欲以為鈎名罔利之資。夫予之聲名。遍于寰區。門生弟子。滿于天下。使予好名。豈假此一紙之品題乎。天民五山不學。則天下學者。莫不知之者也。予自作此品題。立于天民五山之下。則予之名。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雖至愚者。當知

其不然也。甚矣哉。其誣人之愚而且踈也。星池固予門下之士也。近年好與詩佛交。學其誕妄。又與綠陰交。效其姦猾。非復舊日之人。是二子之賜也。吳起學曾子而背之。李斯韓非學荀卿而背之。程門之邢恕。朱門之胡紘。大儒之門。有背畔之弟子。自古而然。予之門出星池。又何怪之有。妄人寡陋。何不誓古乎。星池觀見天民。綠陰輩眼不窺四部。而橫行藝苑。其意以學者為易與。以為空名虛譽。唾手可取。是故今日

品題與綠陰相竝而在高科雖無識者可
知妄品之作出于二人首謀矣夫刻一紙
品題而欲賣名者固無名者也否則後進
之士欲踰先輩者也予則以儒鳴于天子
者三十餘年矣天民則予友人山中怒之
門生也予於時輩則先矣於聲價則高矣
有何所求而作此品題乎綠陰星池無名
之士也假此品題欲以賣其名矣天民五
山後進之士也假此品題欲以凌先輩矣
情理洞見最易知者今妄人雖以此誣予

天下其誰信之乎

假如此品題實出于予茅第三次實為予姓名則
天民五山在天下大儒之上星池綠陰在天下
大儒之次四子之弟莫甚焉四子者皆秉并其賜焉有何所憚
而忍責恩師乎辨至此不覺絕倒妄人以為何如夫此妄品

出于六子者確有明證天下知之予於此
妄品毫無閑涉無復形迹之可疑天下又
知之彼徒畏觸予之怒既已墨塗予之姓
名至負謗之日欲假此以易予罪矣嗚呼
其姦且黠不在訟師之下予羸老也可重
任乎今妄人以墨塗一事及星池曾學予
煅煉欲為予罪峻文峭詆近似羅織雖然
其才非張湯杜周又無周興來俊臣之術

其姦易見。其妄易知。何則如使予作此妄品。而自墨塗其姓名。則是自首其罪。而告天下之人也。雖至愚者。所不為也。然謂明者為之乎。且墨塗其姓名。則天下之人不可知其為何人。於所謂釣名罔利有何用乎。雖至愚者可知其必不然矣。夫其欲釣名罔利者。乃高標其名。而在探花之列者也。不獨在之智者知之。今則雖愚人皆能知之。雖欲嫁罪。豈可得乎。妄人所為。似舞文弄法之吏。而却以予為獄吏。矯判何無

忌憚之甚。如彼之徒。皆同乘暗彈人之妖。又似含沙射景之蟲。生于清明之世。而為鬼蜮之行。其不蒙頭誅者。真天幸而已矣。

妄品刊行。予初不知。又未見之。及聞世間喧傳。召星池詰之。星池持妄品一紙。未示予。予此時始得見之。愕然。實二月廿二日也。其實如此。然以予為作者。何誣冤之甚。先是有人告予。妄品三次有墨塗者。似先生姓名。聞綠陰狡謀如此。萬一以此負謗。指墨塗者。使負其罪。予當時不信其言。今彼徒果以此誣予。則不獨窮而為此偽也。其徒狡謀固已如此。

夫師者。師其字也。師其行也。其字也。妄謬其行也。邪穢。是以為愚人之師矣。不可以為學者之師也。可以為學者之師矣。不可以為天下大儒之師也。如天民君鳳。以

此段以綠陰使畫卷未謝罪刑除之
○妄人又以予為北山為罪。夫子之東游問道。天明甲辰之歲也。四月客于北山之家。是歲之冬。卜居於城北。古耕為業。蓋寓其家。半歲餘矣。予聞其講經矣。又見其作文矣。講經

則不知漢宋傳注
一意誣妄適已而
止於道德仁義名
義最窮其妄以德
為得民以仁為戲
亂甚至言經書
義很孝經是聖
道之靈賊也作文
則不知韓蘇程熈
篇章無法字句不
古每一篇之成顛倒
處平是文苑茶
葉也如其賦詩則
予與山中悲之指
教之往往點竄之
以示他人是豈謂
之師乎如夫其行
之汚古今無此文
人無行以宋方回
為極而北山之罪
則過焉是故天
明丙午秋予與知
島無害山中恕
投書絕交是天下
之人所知也亦人

詩人自居賣書盡為活業固與商賈同以
北山為師何愧之有苟講習經藝以道自
任者以北山為師則終身之辱也予也無
卓行之可傳唯背北山不受其籠罩者上
忠于孔孟下惠于後學是予之所卓然不
惑超絕時輩也予恒愛善菴才學異于其
黨而唯以其不背北山薄其為人而妄人
却以予背北山為罪智愚之相懸有如此
者予平生不欲許北山之惡况載諸文辭乎今妄人責予以背北山其勢不得不
辨之是激予使言是播其惡於天下也在綠陰則不孝在天民君鳳則不忠彼
之徒不顧其不忠不孝而欲頡頏相爭旗鼓相敵則予當作北山不文記北山不
字記北山無行記三書以示之耳

人言實判北山之罪也如其字之謬妄其文之疵瑕則附諸別論如其行之汚可詳也言之長也今姑論
其一二事則
康祐悅妻姦再
奔不歸為祐悅妻
者十年矣祐悅死
而北山又納之是雖
聞菴細民苟有人
心者所不忍為
是豈儒先生之所
為乎後事則貸
金劇場以貪其
息父子常往來
戲場與惡匪為
伍至死不亦人是
亦雖星菴小民
苟有志操者所
所不屑為是豈
先生之所為乎

如夫妄人至以予為星池罪人嗚呼噫嘻
是亦何言也星池黨五山天民作此妄品
是故召而面責之嗚其罪而絕之如此妄
品予之所作則星池雖愚豈服其罪乎自
作之而誣諸人是姦賊之所為綠陰五山
則為之予也一代儒先豈姦賊之所為乎
要之不知情理不解文理其所言無意義
之可通而猶以此不學不文唐突大家欲
以抗衡實不知其量者予名之曰妄人豈
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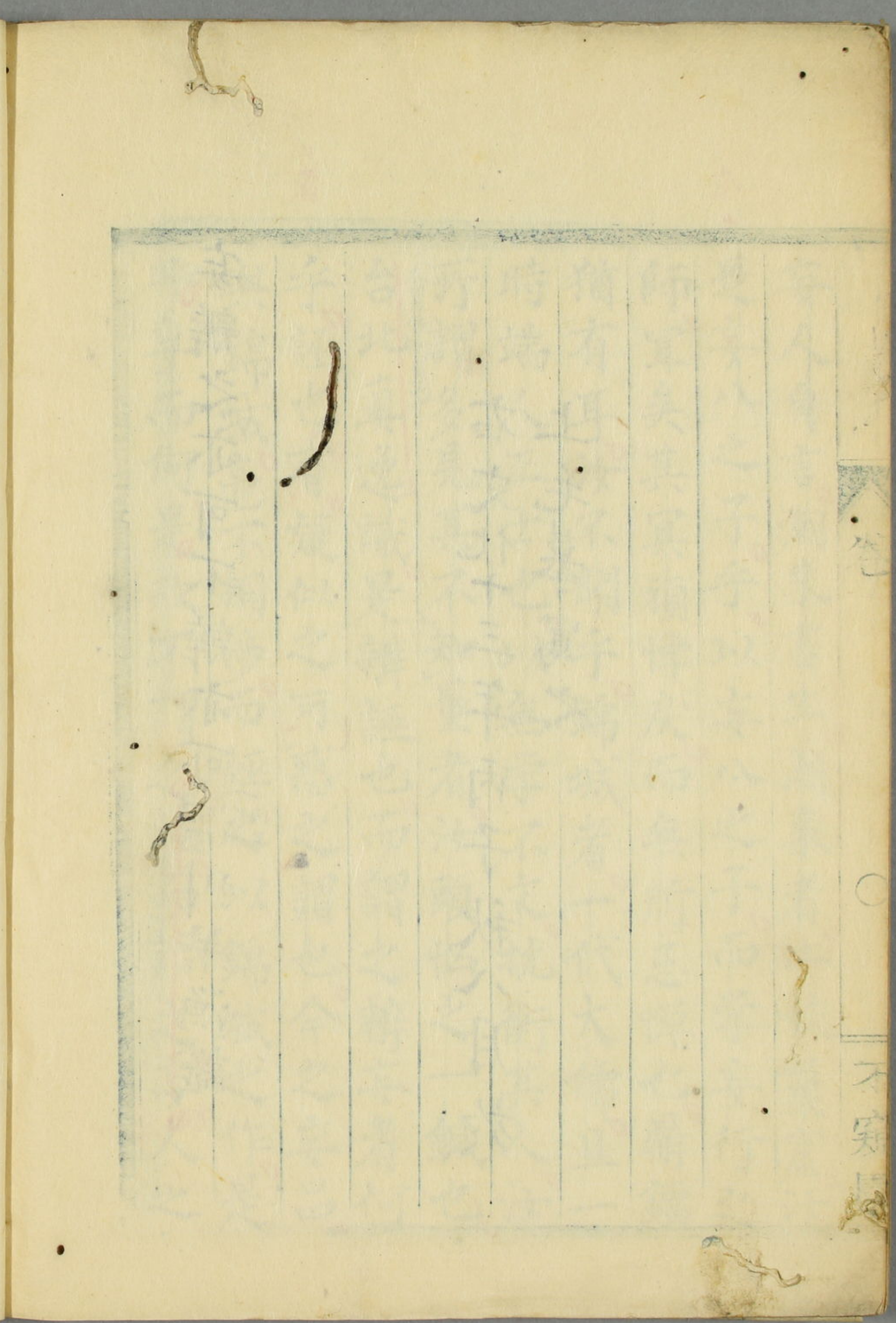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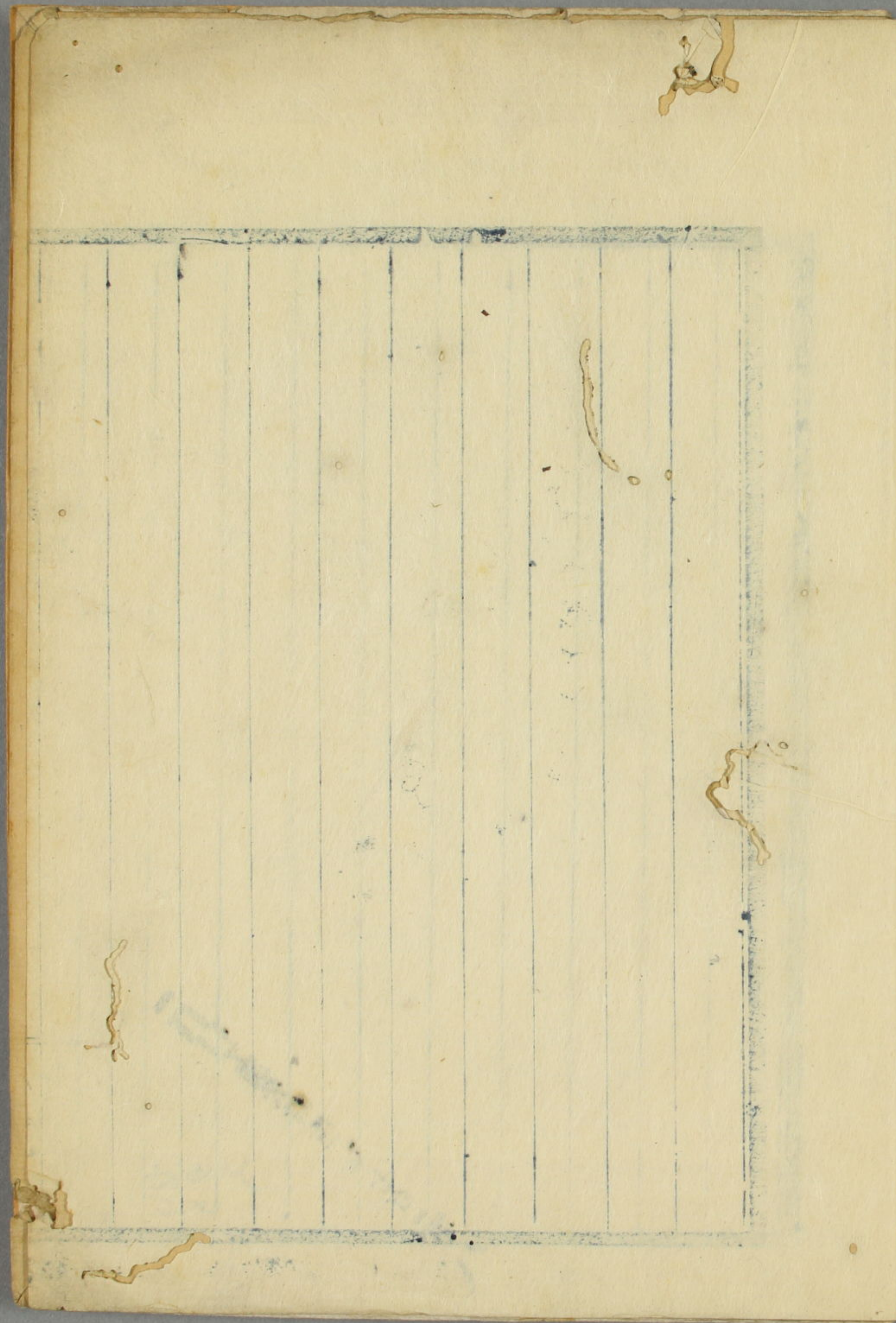
忘

妄人自言潮來書生潮來者土妓巢窟汝
是妄八之子乎以妄八之子而學妄行之
師宜矣其冥頑悖戾而無所忌憚也鼎鑄
猶有耳汝不聞乎錦城者一代大儒且一
時端人正士也以無學不文抗衡其人汝
所謂多見其不知量者汝頭惱之一鍼也
太白文集別字也台北真逸識是辨誣也而謂之辨妄者何
乎誣也者疑似之可惑之謂也今之妄品
與錦城毫不相涉而誣之以錦城之作是
非妄而何是故不謂之誣而謂之妄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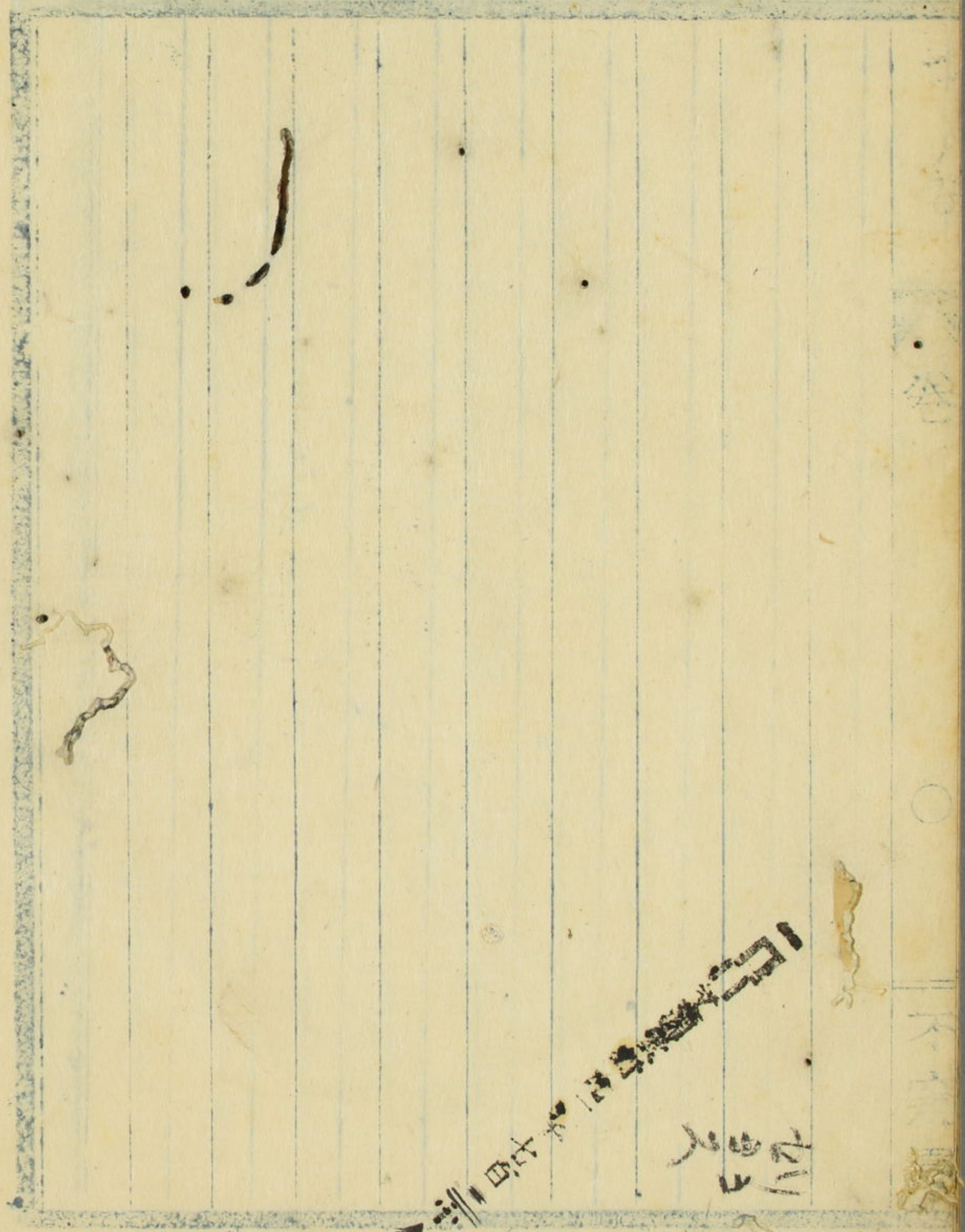
者

妄辨之亦可不辨亦可深川羊漁識

右文化十三年丙子秋八月於
上毛摹寫之



39
一五〇
R
X
シ



田中 幸次郎
一五〇
R
X
シ

